

## 逛公园

□芜湖市东湖学校 尹海梅

四十年前，自幼生活在农村的我从未进过公园，公园的模样只在年画中见过：绿草如茵的草地上戏耍玩闹的孩子、婀娜多姿的柳树下谈情说爱的情侣、浓荫密布的小道上悠闲漫步的一家三口……如诗如画般的公园画境让我羡慕不已。儿时的我曾幼稚地认为：公园只是城市才拥有的休闲之处，逛公园也只是城里人才享有的生活方式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在芜湖上大学时，第一次走进芜湖的赭山公园、汀棠公园，才见识到公园的模样。那时公园大多收费，人不太多。逛公园对很多人来说，是奢侈的享受，只能偶尔为之。

二十一世纪初，城之东的东湖公园对外开放，成为全城居民休闲锻炼的最佳处。每天早晚，跑道上，男女老少，快走慢跑，络绎不绝。人多的时候，几乎摩肩接踵。我家住东湖公园附近，站在自家楼房露台上，公园辽阔的水面和碧绿的树木一览无余，逛公园于我乃家常便饭。经常晚饭后与三两同伴绕公园漫步，聊着家长里短，说着天南地北，如同坐在家一样舒畅、随意。我们的生活因公园而美好！

一晃十几年过去了。近年来，大大小小的公园如雨后春笋般接踵冒出，我们被绿色包围了。城西北面的乌凤滩湿地公园是在一片滩涂地上建设而成，与东湖公园连为一体。从乌凤滩湿地公园穿过古色古香的关王渡城楼便来到人民体育公园。体育公园坐落在当年作为主城区的沿河路，这里毗邻青弋江，因水而兴旺，曾经是湾沚最为繁华的黄金地段。午后傍晚，几大公园内的亭台廊榭、休闲游乐园、活力剧场等地随处可见中老年人或闲谈漫步，或弹奏乐器，或翩翩起舞。“院落纳美景，寄情于公园”，更多的开放共享公园，让居民出入自由，来去随意。

从北向南，城区围绕着公园成长。湾沚区最南边的南湖公园更是广阔无边。一个很大的湖连接着青弋江，湖面上一座贯通南北的栈道廊桥，连接着一个从上世纪保留完好的古村庄——龙尾张。无数人打卡此地，穿越时光隧道，体验儿时场景。最近，龙尾张又“披银挂绿”。沿着湖边一大片开阔地带，铺设了人造沙滩和草坪。闪闪发光的细沙，碧绿宽阔的草地，高大笔直的树木，映照着绸缎般的湖水，仿佛走进海南的三亚。晚上的南湖公园更为热闹，成为远近闻名的“夜旅游”景点。露天唱吧、路边地摊、田园夜市……周边居民日日流连不断。

作家吉田修一在《公园生活》中说“如果公园仅仅能做到的是赏景，那就不特别了，因为那是公园的本意；如果一个公园，在蝉鸣鸟叫时，让你和邻居友好交谈，像是在自家一样舒适，又更有意思，这才是公园的使命。”曾经遥不可及的逛公园开始成为我们的寻常生活，我们所期待的美好生活已触手可及。

## 喧嚣之外半亩园

□蚌埠市蚌山小学南山郢都校区 张 斌

“嘎、嘎、嘎……”一阵鸭子欢快的叫声从一片浓密的竹林里传来。

“原来这里还有人家啊！”我自言自语。但我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在这远离城市的荒野之处，哪来的人家呢！我停下脚步，耐心地聆听，紧接着又是一阵嘎嘎声，我便寻路而去，一探究竟。

我绕过竹林，找到一条小路，刚走几步，被一处用木棍和竹竿捆扎而成的柴门挡住了去路。我用手敲击柴门，一只小家狗跑了出来，一边向我“汪汪”几声，一边又回头向里叫了几下，原来它是在向主人通风报信来着。主人闻声而来，我说明来意，主人便打开柴门迎我而入，小家狗也变得友好起来，先是向我摇摇尾巴，然后跑到我们前面，扬着高高的尾巴，一路小跑，给我带起路来！

转过一个小弯，便是一个凉亭，凉亭不大，也是用木头和竹竿搭建而成的。四根粗壮的木柱支撑着一个两米见方的棚顶，棚顶是用竹子捆扎的网格状露天棚子，两边各有一根葫芦藤沿着木柱向上攀缘，然后汇聚棚顶上，密密麻麻的叶子把棚顶装扮得郁郁葱葱，是主人歇息乘凉的好去处。

凉亭的西边是一块二十米见方的水塘，塘水丰盈，碧绿清澈。西南角方向的一片荷花长势茂盛，碧绿的荷叶如同一个个画盘，自由地铺展在水面上，一只荷花刚从水里钻出来，亭亭玉立，含苞欲放。一群鱼儿在其间悠闲地戏水，仿佛没有看到人类的光临，没有一点惊吓或慌张。几只雪白的鸭子正在柳树下的河边休息，一只调皮的鸭子却耐不住寂寞，时不时地用嘴巴去挑逗它的伙伴，弄得其它鸭子们不得安心休息，制造出一阵阵“嘎、嘎、嘎……”的叫声。

凉棚的东侧，是一片菜地。菜地和水塘的面积差不多，但种的蔬果的种类却很多。西红柿整

齐地排成两排，旺盛的枝干被红绿相间的西红柿压得弯下了腰，主人不得不搭起架子，让它们挺直身躯，结出更多果实。辣椒也栽了两排，株株健壮，高度也没过了膝盖，雪白的小花朵如同繁星一样散落在绿绿的枝头上。扒开浓密的枝叶，一个个小辣椒向小狗牙似的弯弯地挂在枝下，它们不显不露，默默生长。豆角早已爬上了高高的架子，藤蔓相互缠绕，婀娜生姿，叶子宽大肥厚，翠色欲滴，一簇簇花骨朵饱满充盈，有几朵花儿已经开放，白的、粉的精灵般的点缀在绿叶碧空之间，偶尔也有一两串刚长出来的豆角挂在中间，绿绿的、嫩嫩的、细细的。几根南瓜秧子，撑着一只只大伞，匍匐着无拘无束地向着水塘的岸边延伸。羊角酥可没有那么含蓄，一丛一丛地围坐在瓜藤的根部，如同育婴房里的多胞胎娃娃，大小均匀、白白胖胖，还不时地散发出阵阵瓜香，惹得我直咽口水。

“闻到瓜香了吧！”

“摘一个给您尝尝，看看和菜市场的羊角酥有什么不一样。”说着，主人便示意我到凉棚下品瓜。

只见主人用清水冲洗一下，再用手轻轻一压，伴随着一声微弱清脆的声响，羊角酥瞬间裂成两半，橘红色的瓜瓢连同滴下来的汁液的香气刹那间溢满了凉棚，也溢满了整个园子。我不由接过瓜来大口大口地吃起来，那瓜肉真叫一个酥，入口清爽绵柔，稍加咀嚼即化成琼浆，既有蔗糖的甘甜，也有蜂蜜的绵柔，香甜相济，酥脆爽口，吃了之后让你唇齿留香，回味无穷。

“这么好吃的酥瓜，你是怎么种出来的呢？！”我一边回味羊角酥的香甜，一边向主人问起种植经验来。

“要种的瓜果好吃，关键看用什么肥料，平时浇的是什么水？”主人脸上写满了自豪。

“我用的肥料全是这水塘里的多年来沉寂的污泥，我平时浇的水都是这水塘里的水，全是无污染的。”一种幸福的自信感全流露在他的话语里。

“包括我水塘里养的鱼，也是无污染的。我平时把从这菜地里拔出的草、多余的菜叶放到水塘里喂鱼，鱼儿吃了膘肥体壮，健康活泼。下次，你要是再来，我亲自到水塘里给你捕鱼吃，那才叫一个鲜嘞！”

“你是怎样发现这片土地的？你在这里养鱼、种菜有多长时间了？”我像一个小学生有一肚子的疑问。

“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地和—个水坑，四周是一片灌木丛和竹林，平时很少有人来到这里。三年前，我来这里散步，发现这里是一个养鱼、种菜的地方，就找村民联系，承包了下来，主要的是想给自己平时繁忙的工作分分神，减轻一下压力。经过我三年的努力改造，也就有了今天的这半亩鱼塘、半亩菜园了。”主人爽朗的话语、矍铄的神情已经证明了他三年前的决定正确无疑。

夕阳西下，晚霞的余晖为这半亩鱼塘和半亩菜园撒上了一层朦胧的金色，一切都开始安静了下来……

巢湖落日

□合肥市第38中学 闻 超/摄

圆了少年梦

□怀宁县老年大学 陶英男

每个人心底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“梦”，我从小就有—个上大学的“梦”。如今，年近六旬的我，终于迈进了老年大学的课堂，老年圆了少年梦！不禁感慨万分，追忆起儿时的求学路。

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乡村农民家庭，爷爷是做裁缝的，有点活钱，学校就在我家旁边，我五岁那年，弟弟刚出生不久，爷爷奶奶就把我送进了学堂。可好景不长，我小学快毕业的那年，爷爷因患心梗突然去世，家里又添了两个妹妹，父母就让我停学，在家带未—满周岁的小妹。

那时我特别想读书，趁着父母去田间干活不在家，找奶奶要了一毛钱，当时只有九岁的我，翻山越岭徒步六七华里，到郝祠供销社买了信封和邮票回家，躲到奶奶房里的楼上，趴在一

个柜子上，给远在芜湖安徽师范大学任教授的大爷（我祖父的大哥）写了一封求救信，倾诉了我想读书上大学的愿望。又偷偷跑到郝祠供销社把信投进邮箱后，就每天盼星星盼月亮地等着大爷的回音。同时，我每天背着小妹妹，带着大妹妹，到陶祠小学五年级班教室后面的窗下听课。有时候小妹妹哭闹，影响了教室里孩子们的学习，我就会被赶走。后来，奶奶心疼我，借送菜给学校老师吃之机，请求老师让我在教室外面听听课。郝老师看在我善良的奶奶面子上，同意了我带着妹妹们在教室门口听课，小妹一哭我就主动背着她走开。就这样大概过了半年之久，有一天，我翻开父亲（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）装账本的一个小木箱子，终于看到了大爷的回信：大爷写给我父亲信里的几句话，我至今记忆犹新：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英男是个有天赋的孩子，寄上25元钱给孩子上学。”那个年代，学费是一元八角钱。大爷还希望我父亲不要被生活的压倒，要把生活的担子挑起来。拿到信后，我就读给奶奶听，并哭着要念书。后来经过奶奶的努力和郝老师的劝说，加上刚上小学的弟弟太调皮爱打架，老师建议让我带着弟弟上学，父母终于同意了。虽然，我是抱着爱哭的小妹，带着顽皮爱打架的弟弟读书，妹妹哭闹，就要抱着她走出教室去哄；弟弟跟其他孩子发生纠纷，也是我去协调；每天晚上只能在煤油灯后面昏暗的灯光下完成作业。但是，我还是很满足，毕竟可以读书呀！

终于熬到了初二，可以离开家，到十几里开外的雷埠初中上学，每周回家一次。为了让我少跑路，奶奶常常托周三回去的同学带咸菜给我。至今清晰地记得：家里给了我一床儿童床上小被子，学校寝室的土砖炕上，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睡，因为我的被子太短太窄了，只好半边垫半边盖。没有蚊帐，夏天蚊子很多，就拿下被套，钻进去睡；冬天手脚都冻冻疮了，回到家，奶奶常常用萝卜烧热给我烫冻疮。周六下午和周日，同村的同学在家复习功课的时候，我都要下田干活挣工分。好在学校里老师们非常“优待”我，不敢找家里要零钱买三角板、量角器、圆规之类的学习用品，就用老师的或借用同学的。同学们对我也非常好，我也会帮她们，写写作文。她们有时也会送我纸张或吃的零食等；墨水也经常是用老师的；草稿纸常常是老师用油墨印试卷的背面装订成册给我用……

虽然如此，我的学习成绩还是挺优秀的：初二作文上了“怀宁县首届中学生作文选”，平常作文常常被刻印成范文，供雷埠初中的初三年级班和高一班的学生学习；数学竞赛、语文知识竞赛、作文竞赛等，我都得了奖；升初三那年我还得到了免除学费的“奖学金”；1979年，在国家招生制度改革后，我是雷埠乡第一个考取中专的女生，也是我们那个村子里第一个考取中专的。

那时，我一心想上大学，想去见见我的大爷，可母亲很明确地多次告诉我，考取中专不用家里掏钱就读，考取高中就回家务农。考取中专填志愿时，我第一志愿填了在安庆地区只招生一人的芜湖中医学校，第二志愿老师要我填了“怀宁师范”，说是“保底”。

1982年6月，怀师毕业后，我回到了家乡雷埠中心小学任教，1997年调到了石牌任教。在乡村学校任教了整整四十年，始终没有上大学的机会。

如今，年近六旬的我，终于有机会上老年大学，不仅圆了我儿时的“大学梦”，还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！生活在新时代的中国人，是多么的自豪和幸福呀！愿在老年大学里，与我的银发学友们一道：携手前行，珍惜时光，快乐学习，逐梦夕阳，不负时代，真正实现“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为”！